

托尔斯泰传

傅雷译文集·〔传记卷〕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Biography

〔法〕罗曼·罗兰 / 著 傅雷 /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傅雷译文

〔传记卷〕

托尔斯泰传

〔法〕罗曼·罗兰 / 著 傅雷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托尔斯泰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68-6011-6

I. ①托… II. ①罗… ②傅… III. ①托尔斯泰 (Tolstoy, Leo Nikolayevich 1828-1910) —传记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8063 号

托尔斯泰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牛 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011-6

定 价 32.00 元

编辑说明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堪称一代翻译巨匠。他翻译了法国文学大师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品，这些译作成为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我们将这些作品分门别类，以“傅雷译文集·传记卷”“傅雷译文集·小说卷”“傅雷译文集·艺术论著卷”三个系列，奉献给广大读者。

“傅雷译文集·传记卷”，收入了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所著《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以及莫罗阿所著的《服尔德传》和菲列伯·苏卜所著的《夏洛外传》。其中前三部作品被称为“巨人三传”，大师级的传主、作者和译者的完美结合，使“巨人三传”成为了经典，在国内被众多出版单位出版发行，几十年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而后面两部作品《服尔德传》和《夏洛外传》，以单行本出版的形式并不多见，此次将其收入傅雷

先生的译文集，形成了由五本传记组成的完整的傅雷译传记丛书，以飨读者。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为了使读者方便阅读，我们对作品的注释重新进行了精心编排。在本册书中，有两种注释，第一种原注，即译者傅雷先生对原作品的作者注释的翻译，这一部分我们完整地保留了原貌。第二种是编者注，是我们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在编辑过程中对原著中部分重要的人、事、物等情况的注释，或对作品中出现的现在和以往译法不一致的说明。这两种注释均以①、②、③……的形式脚注于当页。因为原注较多，故在原注内容前不再单独标识“原注”，凡是没有标识“编者注”的注释均属于原注。同时，我们还对文中出现的重要人名、地名进行了中英文对照说明，提升了品质，增强了准确性和可读性。

我们编辑的这套译文集，配以大量丰富的插图，包括传主照片、肖像和画像，以及传主的作品和与传主相关的场景的图片，具有可贵的资料性和观赏性。在收录过程中，尽可能地原图照录，且做到清晰、恰当。

此次编辑，按照出版规范要求进行了技术处理，尤其是涉及诸多方面的全书规范的统一；当然，也改正了原书存在的极个别的误植或失误。

鉴于水平所限，编辑中难免有偏颇或挂漏之处，审校也会存在疏忽不审，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翻译拙著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唯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

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

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



罗曼·罗兰

非短简可尽。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

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强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其次，吾人必须晓喻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

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

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通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

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唯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唯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于瑞士

原 序

这第十一版的印行适逢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时节，因此，本书的内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〇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尔斯泰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回教国——的思想家的关系，他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又录入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一封信的全文，他在其中发表无抵抗斗争的整个计划，为甘地在以后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作用的。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八年八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001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001
原 序	001

托尔斯泰传

“最近消失的光明”	003
我的童年、《高加索纪事》《哥萨克》	008
《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三个死者》	032
《夫妇间的幸福》	051
《安娜小史》《战争与和平》	056
《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077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	
《我信仰的寄托》	091

《艺术论》	105
《通俗故事》《黑暗的力量》《伊万·伊里奇之死》《克勒策奏鸣曲》	122
《复活》	139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146
“他的面目确定了”	168
“战斗告终了”	187

附 录

托尔斯泰遗著论	201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211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	230
托尔斯泰著作年表	235

托尔斯泰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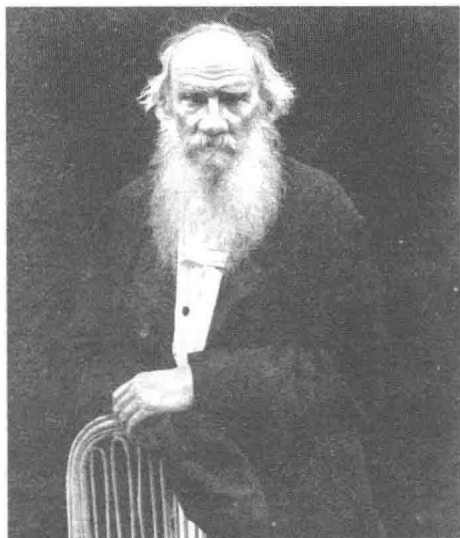
“最近消失的光明”

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

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的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①了若干年之后，

① 编者注：指植物长出新芽。

俄罗斯艺术的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①，《童年与



托尔斯泰

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现了含有整个的伟大的人生的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的作品。

那时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的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古典传统的忠实信徒，有司汤达派与瓦格纳派，有无神论者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齟齬；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

① 编者注：即《安娜·卡列尼娜》。

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的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宙的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韦奈，我听



乔治·桑，法国著名小说家

见一个素来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万·伊里奇之死》。

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的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司汤达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的特征，在于他的生命的气息。

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